

禮記纂言

三十一

禮運第二十五

山陰陸氏曰禮運者是禮樂之運運祚推移而禮行焉
雖聖人不能違也然則大同小康時而已矣長樂陳氏
曰道則運而無所積器則滯而有所拘禮器言禮之器
則禮運言禮之道也方氏曰帝王盛時以義起禮馳騁
而轉徙未嘗息故其經世之迹不能無異其軌轍焉於
是則有大小之別同異之名此篇所言乃其義也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
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
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與音預蜡仕嫁切
觀古亂切喟去媿

切逮
音代

禮運卷第二十五

鄭氏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
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觀闕也孔子見魯君祭
禮有不備又覩象魏舊章之処感而嘆之言偃孔子弟
子子游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選之尤者逮及也皇氏
曰遊登遊熊氏曰遊目而看孔氏曰仲尼與蜡祭魯臣
而稱賓者祭祀欲以賓客為榮故也觀謂宮門雙闕舊
縣法象使民觀之処因謂之闕亦名象魏天子兩觀外
闕諸侯臺門不得有關魯有關者以天子禮也魯宗廟
在雉門外左孔子蜡祭事畢出廟往雉門登遊於觀之



上喟是嘆之形貌作記者言其所嘆之由益疑辭謙也
言偃侍於是問所嘆何事孔子若指言魯失禮恐其大
切故廣言五帝以下之事謂大道之行與三代英異之
主雖不及身見而有志記之書存焉披覽尚可知也志
是記識之名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
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
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
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
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長知兩切矜古

碩切分扶問切惡
鳥路切為云偽切

鄭氏曰公猶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睦親也不獨親其
親子其子孝慈之道廣也皆有所養無匱乏也有分分
猶職也有歸皆得良輿之家也貨不必藏於己力不必
為己謂施無吝心勞事不憚也謀閉不興盜賊不作尚
辭讓故也同猶和也孔氏曰此先明五帝時也為公謂
不私傳子孫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德才能之士
不使世繼為諸侯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也講談說信
不欺也修習也世淳俗美凡所談說皆不欺之言凡所
行習皆親睦之行君既無私故人法之而不獨親己親

子已子天下之老者皆得贍養以終其天年壯者不變其力而均有所用重任分輕任并班白者不提挈是也幼者皆獲長育以成人窮民無告及有疾者皆獲恤養男子無才者耕有能者仕各當其職無失分也女謂嫁為歸嫁不失時各得其所故云有歸也貨既天下共之不獨藏府庫但人不收錄則物壞世窮無所資用故收而藏之惡棄地耳非藏為己用有之輒與也為事不憚劬勞惡惜力不出於身耳非私己榮辦也夫謀起於詐天下一心則圖謀之事閉塞而不興起也民無遺之而能者在位則盜竊亂賊不作外戶扉從外闔也不閉者不用關閉之也重門擊柝為禦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戶無事於閉也但為風塵入寢故設扉耳無所捍拒故從外而掩也率土皆然故曰大同方氏曰遜賢與能選言擇之而進與言待之而舉澄曰盜非真盜亂非真亂謂有為盜為亂之才者也竊謂攘人之貨以利己賊謂逞己之力以害人作為也盜才雖能竊攘亂才雖能賊殺而皆不作其事下又謀用是作之作作起也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其工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

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
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
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
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知音智去
卷呂切

孔氏曰孔子生三代之末故稱今天下爲家言不傳賢
而傳子也君以天位爲家故人化之亦各親其親子其
子自藏其貨以資己用自出其力以成己事大人謂諸
侯亦皆世繼父傳子曰世兄傳弟曰及有子則父傳與
子無子則兄傳與弟以此爲禮也城內城郭外郭溝池
城之塹私力獨財不免爭奪故設險以自衛固也紀如

絲之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不能無失故須以禮
義爲之紀君臣義合故曰正父子天然故曰篤篤厚也
兄弟同氣故曰睦夫婦異姓故曰和又設爲宮室衣服
車旗飲食上下貴賤各有多少之制度田耕稼之所里
居宅之地授之田宅貴賤亦各異品賢猶崇重也人有
爭奪須勇以勝人有欺詐須智以察所以崇重勇知之
士立功起事不爲它人以智計度而謀作以勇戰鬪而
兵起選猶英也由用也此謂禮義也禹湯文武成王周
公能用此禮義以爲治故爲三代之英選也謹猶重也
言此六君子者皆以禮爲重而行下五事也著明也事

有未當以禮明之而使皆得其宜考成也民有相欺以禮成之而使皆以其實有過差者以禮明之使是非不惑刑則也行仁者以禮為則也用禮與義講論之使揖讓也以禮行上仁義禮智信之五德示民以為常法若為君上者不能用此禮以行之則雖在富貴勢位而眾人視之為禍惡如桀紂幽厲則失其天下而勢位去已也此以上言三王之時不及五帝大道之時但天下小安而已廬陵胡氏曰鄭云大人諸侯也按下云禹湯由此則大人謂天子蔣氏曰帝王有異時無異道聖人因蜡以思禮其不能無望於魯而有志於帝王之世者如此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粢黍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復扶又切夫音扶相息亮切
遄市專切殺音效冠古亂切

潮音

方氏曰上言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則禮之於人不可緩矣故言偃復以如此乎禮之急也為問禮本乎天道出乎人情先王制禮所以承天之道還以治人之情

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禮之得失遂有死
生之異此其所以爲急與於天曰本於地曰殺於鬼神
曰列皆言禮之所以立也至於禮之所以行則見於卷
祭射御冠昏朝聘而達於下喪則凶禮也祭則吉禮也
射御則軍禮也冠昏則嘉禮也朝聘則賓禮也禮雖三
百三千其大體不過是五者而已馬氏曰天降衷於民
先王爲禮所以繼天之衷也故曰以承天之道口之於
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逆人情
所同縱之則滅天理而窮人欲先王制禮以節之也故
曰以治人之情胡不遘死者未至乎死而人欲其死也

鄭氏曰相視也遘疾也言人而無禮者可憎賤如鼠不
如疾死之愈是故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於鬼
神以制禮下教令也禮達於下而民知禮則易教孔氏
曰失禮者死若桀紂也得禮者生若禹湯也聖王法天
地鬼神制禮以教民喪則哀篤君親祭是享祀君親射
御是防衛共御尊者冠有著代之義昏有代親之感朝
聘是臣之敬上事君八者之禮達無教不從天下謂天
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聖人示之以禮下旣從教不
復爲邪故可得而正也澄曰本猶根也殺讀作效與效
通用列陳布不一之意鬼神祖廟山川五祀之屬言制

禮者必根本乎天倣倣乎地徧取法於一切鬼神達而為人所通行之禮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筭吾以是觀之

鄭氏曰杞夏之後夏時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宋殷之後坤乾殷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方氏曰極之言至也如上所言皆禮之至故子游復問之坤乾夏時之書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是也論語兼言

書之文不足徵此特言人之獻不足徵者略言則文獻皆不足徵詳言則書之文猶有得焉坤乾謂之義夏時謂之等者禮以達義於內辨等於外者也天地之理為妙故以義言四時之迹為顯故以德言澄曰禮之名數制度非可以虛言言也故子游復問夫子之窮極言禮其所考證有可得而聞者否夏道殷道謂夏之禮殷之禮也之往也徵證也杞宋是為二王之後其國得用夏殷天子之禮以祀其先夫子欲觀夏殷之禮意謂杞宋二國必猶有其先世之禮存焉故往二國求之及至其國乃知二國無復能存其禮故皆不足證但於杞得夏

時一書於宋得坤乾一書坤乾之書其義略可推夏時之書其等略可見夏禮殷禮其它既無可證驗吾姑以是二書觀之而已吾以是觀之益不滿意之辭或曰坤乾言義夏時言等何也曰二書既亡不可知已說者謂坤乾為歸藏易則亦占筮之書如周易之有六十四卦但次序不同耳韓宣子於魯見周之易象而謂周禮在魯蓋因其卦象之義而云說者又謂夏時為夏小正之屬夏小正一篇今在大戴禮記中如小戴記之月令而略或是如月令載逐月所行之政事故云等也按論語所記與此章大同小異彼謂文獻不足徵者文是記禮之書獻是習禮之人此言之杞之宋而不足徵蓋亦謂無其人而文則猶有夏時坤乾二書然亦非足徵者也此其所以不滿夫子之意乎一說謂吾得夏時吾得坤乾非因之杞之宋而得此二書也蓋夏殷之禮杞宋既不足證猶幸平日得此二書吾但以是二書觀之略可知其大槩而已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舍魯謝氏曰夫子欲觀夏道杞不足證欲觀商道宋不足證

觀周道而幽厲傷之舍魯何適而魯之郊禘非禮考之
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嘆也孔氏
曰此正明孔子嘆意嗚呼哀哉傷嘆之辭言觀周家文
武之道以經幽厲之亂此禮無可觀舍魯國更何適而
觀禮乎故韓宣子適魯云周禮盡在魯矣鄭氏曰政亂
禮失以爲魯尚愈也非禮猶失禮也周公之道衰言魯
子孫不能興之也天子之事守言先祖法度子孫所當
守也馬氏曰郊禘者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宜有成王
非所錫而錫之魯君非所受而受之此魯之郊禘所以
爲非禮周公其衰矣非周公之衰也言僭用天子禮此
周公之道所以爲衰延平周氏曰杞宋之不嫌於僭者
是天子之事所當守也澄曰周道亦謂周之禮周禮初
遭厲王之亂而廢墜宣王中興雖復之而未盡復也繼
遭幽王之亂而廢墜益甚平王東遷禮不能復舊矣孔
子所以傷之也周既不存其禮當時諸侯唯魯號爲猶
秉周禮者然郊禘二祭以諸侯僭天子則不合於周公
之禮故曰周公其衰言周公之道衰微而不行也又言
杞宋二國所以得郊者蓋以二王之後脩其先世天子
所行之事後世遵守而行之者也若魯則非有天子之
事可守豈可僭郊也哉因言周公所制正禮唯天子得

於圓丘祭天方澤祭地諸侯則但於社祭地及祭稷神而已不得如天子之祭天祭地也按此篇子游因夫子之嘆而發問夫子既答而子游復問者再至此夫子又自言其嘆之意自此以下竟篇末舊說以為皆夫子之言未必然也或是夫子既言之後子游退而述其平日所聞所知以成篇或是子游門人述其師所言之意而作或是知禮者先述夫子子游問答及夫子之自言而遂廣言之與然非出於聖人之門者不能及此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蕡稗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燔音煩捭卜麥切汙烏華切蕡音塊稗音

浮

方氏曰此言禮之初方是時地產之穀有黍然未有釜甑也故燔之天產之物有豚然未有刀匕也故捭之尊未能鑿木也故汙尊飲未知用爵也故抔飲皆始諸飲食之事孔氏曰禮以飲食為本中古質畧雖有火化未有金甑以水泔釋黍米捭折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孰之若如也言非但可以事生如此亦可以致其恭敬於鬼神鄭氏曰言其物雖質畧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

蕢讀為凶凶埴也謂搏土為槨也上鼓築土為鼓也山陰陸氏曰蕢槨以蕢盛塊而為槨焉廬陵胡氏曰蕢草也以草為槨鄭以蕢為凶非也若云聲誤不應明堂位又誤土鼓廣雅文云築土為鼓蓋築地以當鼓節籥童注以瓦為匡不必築土也抔若張釋之云一抔土長樂陳氏曰食之禮始於燔黍捭豚飲之禮始於汙尊抔飲蕢槨而土鼓其樂之始與明堂位曰土鼓蕢槨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澄曰此以上所言雖有中古時事然猶簡質不可從也下文乃言中土以後可從之禮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且木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

望而地蔵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

皆從其初

號平聲皋音羔飯扶晚切苴子餘切知音智首手又鄉許亮切

鄭氏曰升屋而號招之於天也北首陰也南向陽也孔

氏曰皋引聲之言某謂死者名令其反復魂魄不復然

後浴尸而行含禮於含之時飯用生稻之米故云飯腥

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也且孰者欲葬設遣奠包裹孰

肉以遣送尸法中古火化之利也天望謂望天招魂地

蔵謂葬以蔵尸所以地蔵由體魄則降故也所以天望

由知氣在上故也延平周氏曰自蕢槨土鼓而上後世

有備於此者故不從其初自升屋而復而下後世無過

於此者故皆從其初澄曰及其謂及至中古以後之時也死也升屋而號告謂復禮既號而又告也皋者號之聲某復者告之辭也魄謂形體精魄降謂降下在地知氣謂神識魂氣在上謂升上在天其號其告望而求諸天之陽明者蓋為知氣之在上而然此時猶以生道處之冀其知氣來復而可以生也始則飯腥終則直孰藏而歸諸地之陰幽者蓋為體魄之降而然此時始以死道處之俾其體魄得所而安於死也故死者其首生者南鄉二句結上文也從其初初指及其以下所言之禮謂今日死之首陰生之向陽皆是從中古以後之

禮運卷二十五

十一

一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而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

皮窟音苦忽切楷音曾如音汝衣於既切

鄭氏曰此皆上古之時寒則聚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未有火化食腥也孔氏曰營窟者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營累其土而為窟橧巢者積聚其薪以為巢雖食鳥獸之肉不能飽則茹食其毛以蘇武以雪雜羊毛食之是其類也澄曰營窟土處以避寒也橧巢木處以避暑

也飢則食鳥獸之肉寒則取鳥之羽獸之皮以衣而蔽其體也此以上所言皆是上古時事為大朴陋不可從也下文乃言上古以後可從之禮

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禮之石切醴音酪音洛

切如字又音閣炮薄交燔音煩亨音普倅切炙

鄭氏曰作起也脩火之利孰治萬物范金謂鑄作器用合土謂瓦甓甃及甗大炮謂裹燒之燔謂加於火上烹謂煮之鑊炙謂貫之火上醴酪謂烝釀之也酪酢截孔

氏曰燧人出火但用之簡少更脩使益多范金謂為形范以鑄金器合土謂和合其土燒作器物長樂陳氏曰范金合土固不止於為宮室之具而為宮室則必在於范金合土之後以其斤斧瓦甃之所當先也方氏曰非無火也特未能脩之以利人耳范即荀況所謂形范之范范金而鑄之合土而陶之而器用出焉則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也夫居宮室以待巢窟為醴酪之類以代血毛治麻為布治絲為帛以代羽皮是道也不特可以養生於其始又可以送死於其終不特可以養生送死於其明又可以事鬼神上帝於其幽神則百神上帝則天

志澄曰脩火之利一句總下三事范金合土為宮室一也炮燔亨爻為醴酪二也治麻治絲為布帛三也皆須火之利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二句結上文也從其朔朔指後聖以下所言之禮謂今日人之始終祭之小大皆是從上古以後之所居所食所服者也朔亦初也初猶日至為一歲之始謂生陽死陰一事之始也朔猶月朔為每月之始謂宮居火食衣帛衣布一事之始也自昔者先王至此第五節之二

故玄酒在室醴醎在戶粢醎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

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

謂承天之祐

醎則眼切案才細切醎音體嘏占雅切祐音戶

鄭氏曰粢讀為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一曰

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醎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醎與盎澄

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処重古略近也祝祝為主人

饗神之辭也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祐福也孔

氏曰一祭之中凡有兩節上節是薦上古中古下節是

薦今世之食此總論今世祭祀饌具因於古昔所供之

物并酒所陳之処玄酒水也色黑謂之玄大古無酒此

水當酒所用以今雖有五齊二酒貴重古物故陳設室

內而近北醴謂醴齊醎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為賤之陳
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戶也皇氏云醴在戶內醎在戶外
其泛齊當在玄酒南醴齊北熊崔並云此扱禘祭用四
齊不用泛齊也染醎卑故又南近戶而在堂澄謂沈齊
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又卑故在堂下陳其犧牲者
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
按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
南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
行西上備其鼎俎者以牲主於鑊鑊在廟明之外鼎隨
鑊設各陳於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於阼
階下南北陳之俎設於鼎西以次載於俎也按少牢陳
鼎于廟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又鼎入陳于東方當序西
面北上俎皆設於鼎西是也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
登歌書云搏拊琴瑟以詠是也管磬鍾鼓堂下之樂書
云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是也其歌鍾歌磬亦在堂下上
神在上精魂之神即先祖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
亾親謂之先祖皇氏等云上神天神也祭統曰君在廟
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是以正君臣也又云
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以篤父子也又云昭與昭齒
穆與穆齒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衆兄弟是以穆

兄弟也又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鄉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是以齊上下也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及特牲夫婦交相致爵是夫婦有所也言行上事得所則承受天之祐福也方氏曰以室對戶室者戶之內戶者室之外也以堂對下則堂者階之上階者堂之下也澄曰此蓋言祭之初事也君臣父子皆指尸與君言兄弟同姓之臣上下異姓之臣夫婦君與夫人也祭之初各有其禮各有其事各有其位故云正篤睦齊有所也第五節之三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穀與其越席

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醢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

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祝之六切殺音肴越音活冪莫歷切衣去声醢阻限切

鄭氏曰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號有六號者

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

以法於大古也孰其穀謂體解而爛之此以下皆所法

於中古也越席翦蒲席也冪覆尊也澣帛練染以為祭

服嘉樂也莫虛無也孔氏曰玄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

設此玄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所以重古薦其血

毛者亦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于室也腥其俎

者亦謂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按士喪

禮小歛之奠載牲體而髀兩肩兩胛并脊凡七體也士
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是
豚解七體也按特牲少牢以薦孰為始之時皆體解無
故知脛其俎為豚解孰其殺謂體解而爛之體解則特
牲少牢所升於俎以進神者是也按特牲九體肩一臂
二髀三肫四胛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脊八短脅九少牢
則十一體加以脰脊代脅為十一體也是分豚為體解
此孰其殺謂體解訖以湯爛之不全孰次於脛而薦之
堂疏布謂麤布醴醑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醴饋食之時

用醑燔炙謂燔肉炙肝按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
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此則君薦之用炙夫人薦用
燔是也詩楚茨云或燔或炙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
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是君與夫人交錯而獻也設此在
上祭禮所以嘉善死者魂魄而神來歆饗是生者合於
虛無寂寞也澄曰此蓋言祭之中事也第五節之四
然後退而合身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豆鉶羹祝以
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鉶音

鄭氏曰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
肉之貴賤以為衆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

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爲善也孔氏曰然後退而合亨者前明薦爛既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鄉爛肉更合亨之今孰擬更薦尸又尸俎唯載右體其餘不載者乃左體等亦於鑊中亨者之故云合亨亨之既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爲衆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所陳多是祭末之事故爲祭末饗燕之衆俎也實其簠簋豆銅羹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設也若籩豆亦兼扱賓客及兄弟等澄曰此蓋言祭之末事也成猶言全備也自初中至末祭禮大備故云大成第五節之五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方氏曰祝則君假之以告神者也嘏則尸假之以告人者也祝嘏辭說古有常訓不可易焉故莫敢易澄曰大謂尊大之假謂君與尸所假以告神告人之辭尊大其辭而不敢輒有改易也故曰大假或曰假與嘏字通用大假者大其嘏辭也嘏尊祝卑以尊統卑故但言假此第五節之六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孔氏曰祝嘏辭說當依古法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更易古禮自爲辭說非禮也鄭氏曰藏於宗祝

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闇也國闇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澄曰此第五節之七

醜學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學古雅切

孔氏曰醜是夏爵學是殷爵延平周氏曰及尸君者君以獻尸而尸以酢君也鄭氏曰醜學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僭君僭禮之君也澄曰此第五節之八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僭君

孔氏曰冕是衮冕弁是皮弁大夫以下稱家私藏公物見此君被臣之劫脅也鄭氏曰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

八禮運卷之十一

八十九

之武衛及軍器皆君謂劫脅之君也蔣氏曰繁纓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也兵革藏於私家所以竊攘僭逼之事莫之禦與澄曰此第五節之九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孔氏曰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大夫若有地者置官一人兼攝其職不得具足其官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唯公孤以上得備造周禮四命受器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大夫自有判縣之樂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故

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大夫並為上事與君相敵則非禮鄭氏曰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延平周氏曰以官事不攝聲樂皆具為非禮則然以祭器不假為非禮則誤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果大夫祭器猶且假之則燕器益未嘗有殆非先王養成德者之意也澄曰此第五節之十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

國期居其切衰倉
回切朝音潮

八九運卷二十一

二十一

方氏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諸侯稱君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孔氏曰公是諸侯之號仕於諸侯則稱臣仕於大夫之家則稱僕君有喪昏則恒在於國臣有喪昏則歸家一期之間不復使役今臣有喪乃不致事著衰裳入君朝是君與臣同國又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僕今卿大夫或與家臣之僕錯雜而居齊齒等輩尊卑無別亦是君臣共國也鄭氏曰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共國無尊卑也有喪昏不歸唯君耳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澄曰

先言臣與僕之不同稱以見臣與僕同居處者之為非禮先言容與昏者之不役使以見臣服裘裳入君朝者之為非禮也此第五節之十一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孔氏曰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其子孫有功德者封為諸侯無功德者直食邑於畿內也諸侯子孫封為卿大夫若有功德者亦有采地大夫雖不得割其采地以與子孫然亦以采地之祿養其子孫耳從幽國以下皆論其惡今此是謂制度論其善者謂古之制度如此今

則不然應氏曰處者位置而區處之各得其宜長樂陳氏曰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先王以人之子孫上以承先祖之祀下以綿本支之世莫不思有以處之然其處之則有所裁之制所限之度此固不可無尊卑隆殺之別也天子不曰天下而曰田明其止於千里以與天下共之也諸侯不曰田而曰國明其專於百里非與天下共之也大夫食其所有事者故其地命之曰采采者事也凡此言其大法而已若夫諸侯大夫之子其不肖者固不可以世食而大夫之子苟其賢之過人又不止於食舊而已新安王氏曰幽國僭君魯君亂國君與臣

同國皆諸侯卿大夫失禮也禮之失起於制度之壞故此明言先王制度大小有等尊卑有辨天子地方千里有田以処其子孫卿大夫不得僭也諸侯地方百里有國以処其子孫卿大夫不得僭也卿大夫各有食邑以処其子孫家臣不得僭也制度一定上下截然安得有前

五失諸侯僭差起於天子失禮卿大夫僭差起於諸侯失禮故下文言之澄曰此第五節之十二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壞音怪

鄭氏曰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

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勅也方氏曰舍其祖廟者在諸侯則不敢爲之主在天子則不忘於所敬故也禮籍若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之類乃法之所以存紀之所以立今也不以入故曰壞法亂紀澄曰此第五節之十三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讎

延平周氏曰諸侯唯問疾弔喪則入諸臣之家先王制禮之意可謂微矣而後世猶不免有株林之詩將氏曰諸侯有一國因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所以憫難恤患見厚下之情乃若出入無名率意以行此固驅馳而往

之事所由萌乎君臣無私交聖人嚴之故曰是謂君臣
為謹澄曰此第五節之十四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儼鬼神考制度別
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
臣倍小臣竊刑俗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列禮
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政
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

儼必刃切
疵才斯切

鄭氏曰疾今失禮如此為言禮之大義也柄所操以治
事故政不正以下又為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
疵病也孔氏曰人君治國須禮如巧匠治物執斤斧之

柄此以下明用禮為柄之事寡婦不夜哭別嫌也君子
表微明微也接賓以禮曰儼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
儼鬼神也制度以禮考之仁義各使中禮有分別也用
禮為柄如前諸事故因政得治君獲安存孝經云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大臣謂大夫以上倍謂倍君行私小臣
士以下竊謂盜竊府庫君位已危大臣倍君小臣盜竊
愚君無奈此何惟知暴怒急行刑罰故云刑肅上下乖
離故云俗敝敝凋殘也俗敝刑肅法教無常昏國之病
故云疵國澄曰凡言故者皆承上之辭是故者雖承上
而又更端也此一節內自是謂承天之祐始言是謂者

十三而此條最在後又此條以前八是謂皆指失禮之一事言而此一條舉失禮之大總言故特以是故為起語也別謂剖判之嫌謂似同而不同者明謂著察之微謂可見而難見者凡祀祭享皆儼鬼神也布帛長短以刀裁之曰制以尺量之曰度制度不定以禮稽考之仁義所施輕重不一以禮辨別之君之執禮以為柄者決人事於顯感鬼神於幽羸而考長短廣狹之器數精而別親踈尊卑之等殺並須用禮禮所以治其國之政使不亂安其君之位使不危也以下遂言君危政亂之禍禮可以正天下國家政不正謂為政不以禮也政不正

之所致有二一則君位危謂君不安也二則法無常謂政不治也君位危謂失其尊高下無忌憚則大臣為姦小臣為盜君務嚴刑勝之而上下睽乖習俗敝壞矣法無常謂渝其律令下無遵守而天秩之儀亦紊其次矣則君位危則法無常二則字皆蒙政不正三字君位危之下言則者倍竊肅敬皆因君位危而致也法無常之下言而者法既渝其常而禮亦紊其次禮無列不因法無常而致也士之所事者禮也有國而無禮則上無所服習矣民之所歸者德也有刑而無德則民無所懷嚮矣此疵病之國也蔽謂蔽於其中而遮護之也為政以

禮則國之政治而君之身安此政者君所以遮護其身而使之不危也上文是謂大祥以前三是謂皆言禮之善而以此禮之大成也一句結之此是謂疵國以前十是謂其二言禮之例其八皆言禮之失而以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一句結之又起下文也此第五節之十五

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於地以降命命降于郊之謂本天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殺音效下同為政而降下教命必原本於天倣效於地取法於衆鬼

禮運卷之十五

廿五

神因郊祭而降教命者是法天也因社祭而降教命者是法地也教命降于祭祖廟之時者是取法親親尊尊之仁義也降於祭山川之時者是取法山川所生之材可以興功作事也降於祭五祀之時者是取法戶竈門行中霤之各有制度也教命各於祭禮而有所取法是政皆出於禮矣聖人使君行此政是所以藏蔽其身之牢固也此申上文政所以藏身之意舊本以降命之上闕於地二字命降于之下闕郊之謂本天降于七字今補之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処其所存禮之序

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樂音各

鄭氏曰並謂比方之也孔氏曰參於天地法天地也並於鬼神比方祖廟山川五祀而為事也皆以脩治政教也澄曰処謂居処処下其字指禮而言所存謂政之中乃禮之所存也玩謂習熟玩下其字指民而言所樂謂政之善乃民之所樂也言聖人參擬於所郊所社之天地比並於祖廟山川五祀之鬼神者蓋因其禮以治其政也政原於禮則政善而民樂之所以治也禮得居処於其所存者之政禮之所以序而不失也謂禮寓於政之中也民得習熟於其所樂者之政民之所以治而不

亂也謂民安於政之善也民之治即政之治也此申上文禮所以治政之意自是故夫政至此第五節之十六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明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

養羊尚切又如字下同

耕種歛穫之時天所生也穀粟桑麻之財地所生也人類蕃衍者父之所生修其孝弟忠信者師之所教師謂右塾左塾有國老庶老黨庠遂序有鄉遂官屬也正謂

禮也人君因天所生之時以授人因地所生之財以聚人因父所生師所教之人以爲己之民其用時用財用民一皆以正天下國家之禮而用之君身得立於無過之地者動皆以禮故也若不以禮則不免差謬是有過也所明謂人所視倣明人謂視倣它人所養謂食於人養人謂食人所事謂役人事人謂役於人君者德可爲師身皆無過故人視倣之若君視倣人則是身猶有過而不足爲師矣以一人而享萬人之奉者君也若君養人則以寡養衆而贍給不足矣以萬人而受一人之役者君也若君事人則以上事下而失君位之尊矣百姓

北運卷二十一

廿七

取則於君之德以自治者也出貢賦以供養其君君撫臨之而冀得自安者也竭膂力以服事其君君任使之而冀得自顯者也此通下文至謂之變申上文禮所以安君之意

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分扶問切知音始去

朱子曰達謂達於下孔氏曰下之事上於禮當人皆知之是禮之達也尊者居上卑者処下是分定也愛謂貪愛患謂耻患人皆知禮上下分定君有危難人皆

禮也人君因天所生之時以授人因地所生之財以聚人因父所生師所教之人以為己之民其用時用財用民一皆以正天下國家之禮而用之君身得立於無過之地者動皆以禮故也若不以禮則不免差謬是有過也所明謂人所視倣明人謂視倣它人所養謂食於人養人謂食人所事謂役人事人謂役於人君者德可為師身皆無過故人視倣之若君視倣人則是身猶有過而不足為師矣以一人而享萬人之奉者君也若君養人則以寡養眾而贍給不足矣以萬人而受一人之役者君也若君事人則以上事下而失君位之尊矣百姓取則於君之德以自治者也出貢賦以供養其君君撫臨之而冀得自安者也竭膂力以服事其君君任使之而冀得自顯者也此通下文至謂之變申上文禮所以安君之意

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分扶問切知音始去

朱子曰達謂達於下孔氏曰下之事上於禮當然人皆知之是禮之達也尊者居上卑者処下是分定也定謂貪愛患謂耻患人皆知禮上下分定君有危難人皆

貪愛以義而死競欲致死救之也張子曰堯舜之世在上者獲露含育如此則其生也是足患於其時為不善何所容其身致民若是正為禮達分定故在下以苟生為患也用人者言在上也去其詐怒貪者人不敢存其私意也知勇仁之士皆盡誠於上而不過分用知而知者去其詐用勇而勇者去其怒用仁而仁者去其貪怒如子胥卻克以公戰報私怨也貪如田氏好施以掠美於己也鄭氏曰患謂見圍入澄曰承上言君因天地人之自然而以禮用之則身得無過德既絕人而位又極尊故為人所明所養所事而無明人養人事人之禮此

禮既達於下則上下分定為下者知盡其分危難之世則思盡節而以委命效死為樂故曰愛其死言愛其死而能盡分不畏死也安平之世則思盡忠而以竊食偷生為恥故曰患其生言患其生而能盡分不苟生也凡有知有勇有仁而為君所用者皆務竭誠而不間以私益知者能謀而或私以己之譎詐為謀勇者能武而或私以己之忿怒為武仁者能愛而或私以己之貪戀為愛則是不盡於己有負於君故知者去其私詐勇者去其私怒仁者去其私貪而不以害其三者之公理也所謂患其生者如此設或國有大禍君以死社稷為義則

臣皆從君死社稷以爲義也若爲己之宗廟而死雖或可死而與爲君而死者不同故謂之變而不謂之義義者禮之正而合其宜變者禮之變而非其常也所謂愛其死者如此諸家解患其生與愛其死只是一義唯張子說精當今從之自故天生時至此第五節之十七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耐音

音

鄭氏曰耐古能字意心所思慮辟開也孔氏曰此因上生下聖人非是以意測度謀慮而已知民之七情開闢

其義以教之顯明利事以安之曉達其禍患而防護之然後能使天下和合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皆感義懷德而歸之也情義利害則下文所言是也蔣氏曰天下大本在於人情離合情之合則天下之異歸於同情之離則天下之勢不可一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此豈臆度料想姑爲是言哉古之聖人揔攝人心起天下聯絡親比之義而革其乖戾違背之習蓋亦灼見是理而爲之惟知天下之情是以開闢天下之義興利銷患而人心一惟不知天下之情是以失天下之義背利縱患而人心離也馬氏曰以中國比天下則天下遠而中國近以一

人比一家則一人寡一家衆遠而能使之如一家者言若父子之親有以相使也近而能使之如一人者言若手足之用有以相衛也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惡鳥路切下同

鄭氏曰唯禮可治之耳孔氏曰左傳云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此云欲彼云樂此云愛彼云好六情之外增

禮運卷之五

五

一懼為七人義從親者為始以漸至疏故長幼在後君臣如木陳氏曰喜愛欲者陽之情怒哀懼惡者陰之情出於天然故言弗學而能也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者閨門之義長惠幼順者鄉黨之義君仁臣忠者朝廷之義信則無所欺罔睦則有所顧省此皆和義故謂人利爭而後奪奪而後相殺此皆召禍故謂人患將氏曰此義既形此情遂定於是講信脩睦而人利與此義不立此情日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患起情我所固有也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惟其舍義而言利是以因利而生患制情立義興利去患然天下於相安

相養之域則自禮之外無餘說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生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度大洛切見賢遍切

孔氏曰端謂頭緒人深心厚貌內外乖違包藏欲惡之心不可測知故外不見其色人君欲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舍去禮更將何事以知之禮之所以知人心者有事於心貌見於外若七情美善十義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違僻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云舍禮何以哉馬氏曰莫非欲也而欲之甚曰大欲莫非惡也而惡之甚曰大惡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所謂情而情之所本尤在於欲惡故曰心之大端也心者色之蘊由色以觀心可測度雖作於其心而不見於色則人之深情厚貌有時而不知也故色厲而內在色取仁而行違者有矣詩曰它人有心予忖度之可忖度者以有禮也有禮以節之則美惡不能藏於心也故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山陰陸氏曰言揆之於禮無所不察方氏曰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正謂是也澄曰自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至此第五節之十八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孫氏曰天覆地載人感而生是天地之德也獨陽不生
獨陰不生二氣相交乃生故云陰陽之交鬼謂形體神
謂精靈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魄也者鬼之盛氣與魄
交然後物生故云鬼神之會秀謂秀異人感五行秀異
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人感天地鬼神而生聖王必因
天地鬼神作法則以化人所以人情可知也張子曰天
地之德謂人之德性如天地之性人為貴是也稟五行
之氣以生最靈於萬物是其秀也神之言伸也鬼之言
歸也凡生即神也要終即歸也神之盛極於氣鬼之盛
極於魄一體兼此終始此鬼神之會也陰陽之交鬼神
之會五行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為備焉馬氏曰莫不稟
五常之氣人之所以異於物以其得氣之秀而最靈也
記者之言及此何也蓋將以明其制作之本也聖人作
則必以天地為本而人者天地之德也必以陰陽為端
而人者陰陽之交也必以鬼神為徒而人者鬼神之會
也必以五行為贊而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山陰陸氏曰
言人之備道全美如此柰何舍禮而欲備天地之德稱
神明之容哉

故天東陽垂日星地東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
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竅音苦切

鄭氏曰秉猶持也竅孔也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月生而配日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孔氏曰上言人秉天地陰陽五行鬼神而生此又述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物故不重出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照臨於下地秉持陰氣為孔於山川以出納其氣月之生稟於日光三五十五日而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闕盈謂其伸缺謂其屈天直言垂日星而已月有虧盈故備言之方氏曰播者分布也項氏曰五行言十干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庚辛屬金壬癸屬水四時言十二支寅卯辰屬春巳午未屬夏申酉戌屬秋亥子丑屬冬播五行於四時而月生者謂布五干於六支為三十日而晦朔一周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明言五六三十矣澄曰天有日月星辰日明乎晝而生月星明乎夜而麗辰懸垂于上以照地之形於下地有水火土石山者土石之凸起而蔽火川者土石之凹陷而行水孔竅于下以通天之氣於上月有盈闕非如日星之晝夜常明故別言于後分播五行之十干於四時之十支則為六十六十其極也三十者六十之中半中半則和日之生每以三十日而晦復朔故曰和而后月生日星山川以言陰陽月之盈闕以言鬼神之屈伸也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
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主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竭其列切還音
旋六和戶臥切

鄭氏曰竭猶負戴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為始項氏曰五
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謂十干周旋於十二支以成
六十日也澄曰五行之動揔包下四者五聲五味五色
皆五行也動者運轉而不一定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
六律十二管謂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陽律
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六陰律共為十二管也
五味酸苦甘辛鹹也六和十二食不知其品亦必溫熱

有六和涼寒有六和共為十二食也五色青赤黃白黑
也六章十二衣謂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
上衣繪六章宗彝一藻二火三粉米四黼五黻六下裳
繡六章共為十二衣也下裳亦言衣者統於衣也五行
為四時之十二月所負戴則每月各有木火土金水還
相為十二月之本而共成六十日矣五聲為六律之十
二管所負戴則每管有一宮聲還相為十二管之宮每
宮又各有商角徵羽而共成六十調矣還相為質有二
下句質字家語作主今按上句質字宜為主字五味為
六和之十二食所負戴則每食各有酸苦甘辛鹹還相

為十二食之主而味之數亦共有六十矣五色為六章
之十二衣所負戴則每衣各有青赤黃白黑還相為一
二衣之質而色之數亦共有六十矣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

別彼
列切

孔氏曰人生天地之中天地有人如人有心故曰天地
之心方氏曰仁則木之性義則金之性火禮水智土信
故曰五行之端也五行滋而為五味人以養其口感而
為五聲人以養其耳形而為五色人以養其目然後人
得而生焉故曰食味別聲被色而生也食之於口別之

於耳被之於身莫不有所別獨於聲言別者以微妙尤
宜致別故也然其序前以聲為首此以味為首蓋探其
本則聲為妙要其用則味為急澄曰五行之氣在兩間
不可見人得之以生而為仁義禮智信則其端可見矣
猶物在中間而端倪見於外也故曰五行之端凡上文
所謂五行五味五聲五色者皆備於人之身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
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
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

量音亮畜
許又切

上文言人以天地陰陽五行而生故此以下言聖人制

禮以治人亦取法於天地陰陽五行也既言陰陽而又言四時但言日星而不言山川與上文互為詳略也鄭氏曰天地以至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器所以操事田人所掇治也長樂陳氏曰以天地為本至於五行以為質言其所法者也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言其所用者也四靈以為畜言其所致者也聖人作則必推其所法以適其所用然後有所致矣應氏曰天地以全體言大根大本之先立者道之大原出於天也陰陽以氣化言闔端造始之可見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也四時以運化言當權操柄之可握者大昊執規炎帝執衡之屬是也日星細運乎周天之度驗其次舍以分時令如網有紀以分其目一月徧匝乎周天之度視其晦朔以課事功如物有量以揆其平鬼神布列於天地之間造化之用也以之為徒則闔闢變化常與之並行猶曰與之為徒也五行變合於陰陽之內造化之體也以之為質則亭毒胚腓不昧其所主五味五色之所以為質也有其質而無其具則善不能自遂故因其自然固有之禮義以為之器而品節防範之道無不周有其器而無其地則功無所可施故因其可與為善之人情以為之田而脩治墾除之

功無不至四靈蓋物之變化而有神者非罝網之所可
循也能盡致而爲之畜則德之所感可知矣孔氏曰執
禮義爲器用以耕於人情人情得禮義之耕如田得耒
耜之耕也天地應以徵報四靈並至聖人畜之如人養
牛馬也廬陵胡氏曰器如農夫治田器也人情有治亂
猶田之有荒墾也四靈治則見故可畜亂則隱豈可畜
哉山陰陸氏曰自月以爲量變以在下是月以爲量非
以月爲量也蓋聖人作則能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
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於是月以我而後得爲量鬼
神以我而後得爲徒它倣此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
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
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
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
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睹丁古切

馬氏曰法象莫大乎天地故以爲木而陰陽日月鬼神
皆天地之別也聖人作則莫不取象於此雖然聖人作
則仰有法於天俯有察於地而近取於人情人情者禮義也
禮義出於人情先王因之以爲治情之具也自天地爲
本推而至於人情以爲田其爲法備其爲治詳宜有休

以應之也故終以四靈爲畜物可舉者萬物生於天地之間皆可舉而用之也天地之大端在陰陽而人情之大端亦在於陰陽喜爲陽怒爲陰以陰陽爲端則人情可睹而見也時者敬授之而勿失則事有所成故以爲柄則事可勸也日星者示其東作西成之候而使民之興作不失於先後之序也故以爲紀月者三五而盈闕其盈不至於有餘其闕不至於不足故以爲量量者言多寡之均而無過不及之患先王之制禮必協於分藝使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藝者言各當其材也鬼神在於幽其類非一而祖廟山川五祀各有守也

先王因以立官使之各司其局而不敢失也五行者天地之間往來不窮終而復始故以爲質則事可復而不窮也四靈者猶爲聖人之見畜則天地之間飛潛陸走之類甚多無非飲食之用也鄭氏曰考成也器利則事成也與猶主也田無主則荒也由用也孔氏曰靈是衆物之長長旣爲聖人所畜則其屬並隨其長而至是飲食有用也張子曰自天地爲本至四靈爲畜一理也特細別耳事天治人與夫接物無所不用其極則其餘不足治矣此數句必出古語亦非傳者所能道也廬陵胡氏曰藝極也春秋傳有賦無藝與主也民以爲主也昭

十有三年傳云國有與主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滄
鳳以為畜故鳥不獠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
情不失鮪云軌切滄音審獠
况必切狘况越切

鄭氏曰滄之言閃也獠狘飛走之貌也失猶去也孔氏
曰讀滄為閃者滄字從水閃字從門中人言水中之形
狀忽有忽無如人在門或見或不見也魚從龍鳥從鳳
獸從麟龍鳳麟既來為人之畜則其屬見人自不驚而
飛走也龜知人情既來應人知人情善惡其情不失也
然上三靈皆言其長來而族至此應云龜以為畜而甲

禮運卷二十五

廿九

族馴狎今獨云知人情者與上三族相互馬氏曰於龜
言人情不失蓋龜能逆知人之情狀而善惡吉凶皆不
能逃也澄曰自故人者其天地之德至此第五節之十
九

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

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瘞於例切
繒似仍切

鄭氏曰皆卜筮所造置也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宣猶揚
也繒或作贈孔氏曰上言龜知人情故此言卜筮造置
之事先聖王將有大事必秉執著龜而問吉凶言著者
凡卜筮先筮故兼言之陳列祭祀謂郊廟以下皆用卜

筮也瘞謂祀地理牲也繒之言贈也謂埋告又贈神也
祝嘏有舊辭更宣揚告神也設制度謂造宮室城隍車
旗之屬以上諸事既並用卜筮故國必有其禮也國既
有禮故百官各御其事官既有御故百事各有職主而
凡所行禮皆有次序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
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儼
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
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鼓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
守至正

鄭氏曰患禮不達患下不信也祭帝於郊以下所以達
禮於下也宗宗人也瞽樂人也方氏曰禮之始自天子
出終則與民由之然後禮達而分定患禮之不達於下
必有以教教以祭祀者使民知畏敬也祭郊以定天位
則天下達於尊卑之禮矣祀社以列地利則天下達於
施報之禮矣仁以立人道而人道本乎祖故曰本仁如
是則天下達於親疎之禮矣我爲祭主於內而山川鬼
神在外有賓道故曰儼鬼神如是則天下達於興作之
禮矣五祀因時以用事故曰本事如是則天下達於制
度之禮矣廟者神之所存而宗祝所以事神故在廟朝

者政之所出而三公所以共政故在朝學者教之所寓而三老所以奉教故在學不祥却於未然故前巫言行紀於已然故後史以玉藻考之史有左右而此言後史者對前巫言則為後而後自分左右也瞽以典樂侑謂侑食以膳夫考之王日一舉以樂侑食瞽侑者瞽言其人侑言其事耳孔氏曰天子行臣禮而事天是欲嚴上之禮達於下天高在上故云定天位至尊而猶自祀社是欲報恩之禮達於下地出財故云列地利馬氏曰祖廟遠則殺之以示義近則隆之以示仁離而言之有仁義之別合而言之皆親親之仁也故祀祖廟所以本仁

山者地之高川者地之深皆有興作之功而有鬼神以助其幽故祀山川所以儼鬼神中雷戶竈明行制度所出推之可以治天下之事故祀五祀所以本事自郊社至五祀皆所以達於下者以一人之身不能達於天下必寄於羣材然後能如此以至於無為而治也故繼之以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長樂劉氏曰宗祝在廟執祭祀之禮三公在朝執上下之禮三老在學執人倫之禮前巫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除其疑正其行防其失夫如是者欲王之中心無為也無為矣而曰守至正何也中心不為於意慮則寂然不動是性之正也

澄曰達自此而通於彼也承上章之意而言謂聖人凡事問於耆龜則禮既上達於神然猶患其不能下達於民也故身行上下內外大小之祭使尊敬孝愛報事諸禮民皆視倣知之由之則是禮達於下矣而又隨其所

在羣臣各効其用則王之一心常在中間外無作為事物不撓而得以守其至正也至正謂不偏之極心不著於四旁也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山川而報功德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

之藏也

鄭氏曰言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孔氏曰此論禮達於下而見徵應百神天之羣神也王者郊天備禮則星辰不惑故云受職祀社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盡為國家之用故云可極祭廟盡禮而天下皆服行孝慈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各得其正長樂陳氏曰百神受職焉者以其大報天而百神莫不與之也百貨可極焉者以其五土之宜百物資之以生也孝慈服焉者以其有祝以告人之孝有嘏以告神之慈也正法則焉者以其有制以正法有度以正則也澄曰孝慈服焉下

闕禮行於山川而報功德焉十字今補之謂祭山川以禮則皆知山川所出之材可以興作是為有功德於民者而報祀之也五祀中雷在室之中象中央土故祀之於季夏戶自內而出外象春陽之闢而出單扉者陽竒也故祀之於春時門自外而入內象秋陰之翕而入雙扉者陰偶也故祀之於秋時竈火之所宅炊爨以食人象夏氣之養物故祀之於夏時行人之行動所由象水之流動在門內戶外秋後春前也故祀之於冬時察此制度可以正法則義者事理之宜禮者儀文之節脩謂整葺無虧闕歲謂在於其中能知五者祭祀之宜禮在

其中矣故曰義之脩而禮之歲也按上文祭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禮也而所以定天位列地利本仁儉鬼神本事則其義也禮必有義二者不相離然行其禮而不知其義者有之未有知其義而不能其禮者也此篇論禮三千餘言反覆推明深遠詳盡而篇首禮義以為紀中間禮義以為器兩語是以禮義並言至此又以義之脩禮之歲結上起下而竟篇末皆兼言禮義自故先王秉著龜至此第五節之二十一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鄭氏曰聖人象此下之以為教今官猶法也此聖人所
以法於天也孔氏曰此上既言禮藏於郊社天地之中
是故制禮必本於天以為教也大一者謂天地未分混
沌之元氣也極大曰大未分曰一禮之理既與大一齊
故制禮者用之以為教本也元氣既分輕清為天重濁
為地制禮者法之以立尊卑之位天地既分天之氣運
轉為陽地之氣運轉為陰制禮者貴左以象陽貴右以
法陰因陽時而行賞因陰時而行罰陽氣變為春夏陰
氣變為秋冬制禮者吉禮則有四面之坐凶禮則有恩
理節權是法四時也四時變化生成萬物皆是鬼神之
功聖人制禮則陳列鬼神之功以為教也其降曰命其
言聖人制禮皆仰法大一下之事而下之以為教今
其官於天者結之也方氏曰陰陽之運周而復始故曰
轉春生夏長秋斂冬藏唯其時也未始有常故曰變處
氏曰官猶主也長樂陳氏曰凡此皆天造之禮而主之
於天也澄曰此天字詠大一天地陰陽四時鬼神五者
而言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
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

朝聘分扶問切
養音義

項氏曰前言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此言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動以形見言之非圓動方靜之動也蓋氣始於天形生於地天與地即大一分也故曰本於大一分之為天地見一之有兩也又曰本於天動而之地見兩之本一也澄曰此但言天地不言大二者天地即大也列而之事即列而為鬼神也鬼神者造化之迹陳列於萬物禮之陳列於萬事亦然變而從時即變而為四時也禮之從時而變亦如春夏秋冬之變協於分藝即轉而為陰陽也協合也分分別也藝材能也陰陽二者之別各有所能而禮之各有分藝與之合也居

人猶言在人養鄭注作義是也儀文為禮在人知其所以然之理為義貨財者行禮之資筋力者行禮之具辭讓者行禮之實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十者禮之名也考之儀禮飲有鄉飲酒禮食有公食大夫禮冠有士冠禮昏有士昏禮喪有士喪禮祭有特牲饋食士之祭禮也有少牢饋食鄉大夫之祭禮也射有鄉射禮大射禮御於周官注見五御之名其禮以四時朝禮有朝宗覲遇四名惟覲禮存聘則有聘禮鄭氏曰貨摯幣庭實也力筋力彊者也孔氏曰辭讓者賓主三辭三讓孟子曰辭讓禮之端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
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
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
也故壞國喪家亾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
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實音豆壞音怪喪
息浪切蘖魚列切

上文言禮而曰其居人也曰義故此承上而以禮義並
言人之百行皆德性之端形見於外者而禮義乃四端
中之二比百行為大故曰大端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言
人之形體會合也膚最在外肌次之筋又次之骸最在
內以肌合膚以筋束骸四者之聚為身有禮義則凡所

禮運卷二十五

四十六

講談皆信實之言凡所脩為皆睦婣之行形體莊重皆
能堅耐彊立而不怠惰放肆也其於大倫則生事死葬
孝敬追慕亦惟此禮義為大頭緒也人性之動有愛喜
樂欲惡怒哀懼之情以禮義治之則發皆中節為無所
乖戾之和所謂順也情極其順則不違逆天所與我之
性而上達於天道矣言達天道在順人情之上者以大
小為序不以先後為序也竇謂水穴溝口上受泉源下
注川流者也三所以字始言敬身中言明倫終言盡性
至命三者皆禮義之功故唯有聖人能知此禮之不可
不為而不已於為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壞其國喪其

家以其身者益不知此禮之不可去而去之故也壞國
謂壞亂之國喪家謂喪敗之家以人謂以身之人以禮
治人譬如以藥釀酒均之為用藥之酒也厚用藥則其
酒醇薄用藥則其酒醜均之為用禮之人也厚於禮則
為君子薄於禮則為小人君子者賢人也雖未能如聖
人之知禮然比之小人則為厚矣小人者鄙夫雖未至
如壞國喪家以人之去禮然比之君子則為薄矣其品
有四不已於禮者聖人也厚於禮者君子也薄於禮者
小人也去其禮者壞其國喪其家以其身之下愚不肖
也首句言禮義下文但言禮者省文有禮則自有義也

九運卷之二十五

四一七

順人情二字為此條之體要自此至篇終皆演此順字
之意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
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
樂以安之耨以

方氏曰義者所操有宜而不可失故言柄禮者所行有
節而不可亂故言序禮義雖本於人心然有無禮無義
者心動而情亂之也故聖王脩其柄與其序還以治人
之情前言禮者君之大柄而此以義為柄禮者義之質
則義之柄亦禮而已孔氏曰柄謂執持而用者土地是

農夫之田人情是聖王之田農夫用耒耜耕田
禮耕人情農耕既畢以美善種子而種之聖人
情既畢又須理義以教之農夫種苗勤力耘耨去草養
苗則苗善矣聖王以義教民又須講學以存是去非則
善也鄭氏曰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脩禮以耕和其剛
柔也陳義以種樹以善道也講學以耨去非類也本仁
以聚合其所盛也應氏曰學探千古羣經之奧而思索
問辨以求其正猶耨之去草而耘治益精也仁總百行
萬善之全而滋養培植以豐其成猶穫之桴斂而收取
無遺也樂具五音六律之節而動盪發越以宣其和猶

既獲之餘安坐以食而熙熙自如也播者散布發越之
謂澄曰凡日用常行教以禮之儀文如曲禮內則少儀
所記者使之習行持守防檢其情則情不蕩熾猶以耒
耜耕墾其田則田不荒蕪也禮者所當然之事義者所
以然之理雖習行其事又必敷陳其義使明於所當然
者之所以然則通曉理趣而善端滋長猶耕墾之後種
以嘉穀則漸漸發生萌芽也雖已通曉其義又必博考
前言徃行審問慎思分辨是非不惑於非義之義則能
去其不善而存其善猶苗生之後耨去其草而獨存其
苗也禮之耕義之種學之耨事非一端各就其技條而

農夫之田人情是聖王之田農夫用耒耜耕田
禮耕人情農耕既畢以美善種子而種之聖人

情既畢又須理義以教之農夫種苗勤力耘耨去草養
苗則苗善矣聖王以義教民又須講學以存是去非則
善也鄭氏曰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脩禮以耕和其剛
柔也陳義以種樹以善道也講學以耨去非類也本仁
以聚合其所盛也應氏曰學探千古羣經之奧而思索
問辨以求其正猶耨之去草而耘治益精也仁總百行
萬善之全而滋養培植以豐其成猶穫之桴斂而收取
無遺也樂具五音六律之節而動盪發越以宣其和猶

既獲之餘安坐以食而熙熙自如也播者散布發越之
謂澄曰凡日用常行教以禮之儀文如曲禮內則少儀
所記者使之習行持守防檢其情則情不蕩熾猶以耒
耜耕墾其田則田不荒蕪也禮者所當然之事義者所
以然之理雖習行其事又必敷陳其義使明於所當然
者之所以然則通曉理趣而善端滋長猶耕墾之後種
以嘉穀則漸漸發生萌芽也雖已通曉其義又必博考
前言徃行審問慎思分辨是非不惑於非義之義則能
去其不善而存其善猶苗生之後耨去其草而獨存其
苗也禮之耕義之種學之耨事非一端各就其枝條而

彊譬之亦然各有枝節者為義共一根本者為仁故曰
仁者義之本順者行事順乎天理略無違逆中庸所謂
發而皆中節之和也由全體之中發為大用之和全體
之中仁也大用之和順也故仁為順之體天爵之尊眾
善之長故得仁者尊以禮與義對則禮者義之實也義
者藝之分也以義與仁對則義者仁之節也仁者義之
本也以仁與順對則仁者順之體也順其仁之用與下
文至篇終極言順之效蓋仁之用塞乎兩間者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
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

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
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雜音

此覆解上文五者而以順為極也治國謂治一國之人
情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禮粗義精精者粗之本故為禮
必本於義也合之以仁謂合聚眾理於一心耕種耨者
非一處穫則合聚而積於一處我稼既同是也仁而未
能安是與仁為二也仁未為我之所有猶所穫雖已積
聚然未得炊米作飯而食之也成於樂而安於仁則與
仁為一矣猶炊飯食之而充其腹矣仁者體之全於內
順者用之達於外仁之體雖全而順之用未達猶既食

彊譬之亦然各有枝節者為義共一根本者為仁故曰
仁者義之本順者行事順乎天理略無違逆中庸所謂
發而皆中節之和也由全體之中發為大用之和全體
之中仁也大用之和順也故仁為順之體天爵之尊眾
善之長故得仁者尊以禮與義對則禮者義之實也義
者藝之分也以義與仁對則義者仁之節也仁者義之
本也以仁與順對則仁者順之體也順其仁之用與下
文至篇終極言順之效蓋仁之用塞乎兩間者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
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

禮記卷二十五

五十一

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
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非音

此覆解上文五者而以順為極也治國謂治一國之人
情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禮粗義精精者粗之本故為禮
必本於義也合之以仁謂合聚眾理於一心耕種耨者
非一處穫則合聚而積於一處我稼既同是也仁而未
能安是與仁為二也仁未為我之所有猶所穫雖已積
聚然未得炊米作飯而食之也成於樂而安於仁則與
仁為一矣猶炊飯食之而充其腹矣仁者體之全於內
順之用之達於外仁之體雖全而順之用未達猶既食

此天下之順家國天下一一皆順故曰大順

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苑于粉切繆音謬

養生送死事鬼神人道之始終備矣生而養之死而葬之凶而祭之各以其禮不悖於道是之謂常常則順反常則非順故大順者人道之常也孔氏曰前雖明家國天下之順而局於條目順理廣被無所不在此更總說其事一切生死鬼神無不用順為常孔子答無違之問云生事死葬及祭之皆以禮是也鄭氏曰言人皆明於

禮無有蓄亂滯合者各得其分理順其職也熊氏曰此普據天下萬事有大有細有深有淺有連有動人皆明理順各得分理所以大小淺深並合其宜是順之至極也將氏曰治至於大順此聖人御世之極功而以為養生送死之常事不過即常事以言順事莫不有積也積而至於滯則苑所從生事莫不有並也並而不能齊則謬所從起事莫不有細也細而不能曲中於理則瑣碎之失所由萌至於深遠而不通於情茂盛而無以為別連則有相及之迹動則有相害之形天地萬物亦安能各安其位而不相奪聖人制天下事物之宜使之相聚

而有以相使相因而有以相成相羣而有以相養相雜
而有以相別豈容有一事不中節一物不安分者此大
順之功用注推聖人之功以為人明於理無有蓄亂滯
合各得其分順其職言極有理澄曰鄭注蓄亂滯合蓋
謂藏蓄逆亂之不順而澁滯其協合之順也王氏曰此
極言大順之理庶事大積者以順處之各有其序可以
無苑結矣迭施並行者以順施之各得其宜可以無錯
謬矣其細行者以順為之可以無過失矣幽遠謂之深
其勢易隔惟順則其情必通衆多謂之茂其勢易雜惟
順則其分有間連則易以相干惟順則同而異不相及
也動則易以相違惟順則異而同不相害也天下之大
順至此極矣山陰陸氏曰凡積善苑並行善謬細行善
失深宜不通茂宜無間連喜相及動喜相害唯順之至
然後異此

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
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殺所戒切

危者順之反不順則違逆違逆者危道也舉世之人皆
明於順則上下分定事物各當可以保守而不至於危
凡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卑賤者不可加豐尊貴者不可
減殺各安其素所以維持人情不使過度而可以和協

其危也合謂和協和協者順危者不順也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
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
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
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
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
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
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信以達順故二句並故字句絕

當丁浪切孽魚列切極音數闕缺規切則是無故體

延平周氏曰父子篤兄弟睦以下言順之人也大積而

不死以下言順之道也山者不使居川以下言順之事

也有是人有是道行是事則其效足以致祥鄭氏曰小

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

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不易其利若民失其業則勞敝

矣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為梁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也用

火謂司燿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

火也用金謂井人以時取金王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

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

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合男女頒爵位謂媒氏合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司士稽士任進退其爵祿也

用民必順謂不奪農時昆蟲之災螟螽之屬也應氏曰
用水若藏冰頒冰止水蕩水之屬皆是王氏曰水火金
木土穀為六府飲食則兼土穀而言也孔氏曰合男女
使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長樂陳氏曰山川渚原之
居不易其利使之各適其適而不蔽焉此因地之利以
順之也水火金木飲食之用必時此因天之時以順之
也合男女頒爵祿以至用民此因人之理以順之也夫
唯因地之利因天之時因人之理而致順故國無災民
無疾也澄曰前文是謂大順順之至也明於順皆謂一
世之順至此言聖王所以順又本於禮義治人情之君
師而言聖王之行順道以致天下之大順者其事非一
此聊舉其大槩耳居民之順因於地時物之順因於天
婚姻任使力役之順因於人因天地人以行順道故天
地人之應亦順而天地不生水旱昆蟲之災人不罹凶
饑妖孽之疾凶謂疫癘饑謂荒歉草木等怪為妖飛走
等怪為孽然大順之世天地人之應不止於無咎微而
已而又有休徵也天降膏露河出馬圖天之不愛其道
也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地之不愛其寶也靈物畢至飛
走皆馴人之不愛其情也膏露露之味其甘如膏也醴
泉泉之味其醇如醴也器車按禮緯云其政太平山車

垂鉤謂山木自成車材不揉治而自圓曲也河圖羲皇
時河出龍馬背有旋毛如圖其數後一六前二七左三
八右四九中五十也郊極郊之極也宮沼宮之沼也民
淳德厚正性之情發見比於赤子無所忤害有知之物
不起驚猜與人狎習四靈常在人間鳥獸亦不畏避人
無異家畜巢穴在於低處人可俛首下窺而知其有卵
有胎也是無故猶云此無它大順之應如此則此亦無
它故而使之然蓋由先聖王能脩治其禮而達之於禮
之義以教天下之人體實理於心而達之於一身之順
充而為家國天下之順之故也遂至天地人物同一大
順焉夫順理淵微初無形象今兩間嘉端昭然顯著此
順之實迹可見者故曰此順之實也自是故夫禮必本
於大一至此第五節之二十一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
和氣體信是致中之意達順是致和之意體信是忠達
順是恕體信是無一豪之僞達順是發而皆中節體信
是貞序無妄達順是萬物各得其所

石記論禮之辭凡五節

